

牽

「你確定，他們回家了嗎？」信雄拖著行李箱，在門口按了許久的電鈴，對著大門連敲帶吼，完全沒有人回應。

「說不定我們要露宿你們家門前了！」我開玩笑地說，心裡頭卻惴惴不安。這僻靜的鄉野，是要去哪找住的地方呢？

大概是這事讓他覺得有些沒面子，信雄怒氣沖沖地拉著我走到屋子後頭。原本想看看說後門會不會沒上鎖。不過卻意外地發現他們左鄰右舍的後頭，綿延著一整條溫室棚架。

「哇！你們家有在種水果？」

棚架上都是攀藤植物，遠看就像一條綠色隧道。信雄有些疑惑，他非常確信，去年回來的時候，家裡絕對不是長這個樣子。

我隨著他走進棚架，從腳底傳來的觸感，略帶硬澀。周遭的植栽都是我沒看過的。

溫室的走道間整齊地排列一盆又一盆的花草，每一盆花都插著一個白色小立牌，上頭用簽字筆寫下那一株花草的漢名。信雄仔細讀了上頭的名字，才對我說那一盆又一盆的花草，理應是他自小就常看到的。只是裁剪後，種在盆子裡，少了荒煙蔓草中兀然冒出的野生感，他竟然一下子就沒辦法分辨出來。

信雄的妹妹，家琪，就蹲在一排雞冠花叢裡。他直視著家琪，開了口，想說什麼，又閉了嘴。或許他妹大老遠就聽到我們的行李拖過土塊的聲音，不過，卻仍舊旁若無人地用花鏟鬆土。我從他妹身上聞到一股很淡的花香，溫室裡只聽到我們幾個人的呼吸聲。

「妳在做什麼啊！」信雄剛好瞥見葉子間，有一隻黑色的小蟲輕巧地在爬行。

家琪沒有回應，就好像困在自己的世界裡一樣。剪刀咔嚓、咔嚓的聲音，清脆地在我們之間響起。

「ㄟ！這個是我朋友，我帶他來參加我們的夜祭！」

家琪起身，看著自己整理的作品，滿意地微笑。她抖了抖身上的土塊，土塊嘩啦啦地落下。然後，旋過身看著信雄「你看，顏色愈來愈豔了！」

信雄楞了一下，她妹穿了一件深藍色牛仔圍裙，頭上戴了一頂米白色的草帽。容貌看起來很成熟。事後，我才知道，原來她才唸國中而已。

「哥，你還記不記得這個花啊！今年夜祭我們可以不用上山去摘了！」

信雄對於她妹的計劃，還反應不過來。我單手拖著行李，腳步不由自主地也跟著他妹身後，參觀她所謂的族物復育計劃。

「夜祭的花環？」信雄走在我前面，走著走著好像突然想起了自己理應熟悉的東西。

「對呀！頭上戴的花環。爸爸還打算在這裡種腎厥，這樣子每年準備的時候，就可以減少去山上採摘的負擔了！」

走到底是一盆又一盆粉豔的雞冠花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原來當雞冠花有秩序地擺盆，竟然也有一種寬闊的美感。

「這個是華薊哦！小時候媽有煮給我們喝哦！」

「小時候？」信雄似乎對於這個詞有些惱火「我倒不記得媽有煮過這個湯。那是妳小時候吧！」

「這個是虎婆刺，不過我照顧得有一點失敗。我再去問長老們，說不定他們知道怎麼種。」

「這個是黃藤，再長更大後，抽藤就可以拿來編我們的籃子了！」

「這都是你一個人種的？」我有一點不敢相信，眼前的小女孩有辦法把這溫室裡頭的植物，照顧得這麼好。

「沒有啦！是爸爸提議的，我們一起去採摘的哦！只有刺竹我們還沒辦法移植。但大部分的植物再過幾年，技術應該都可以克服！爸爸說這樣以後我們就可以在平地辦夜祭了！」

「那是你爸的想法！我們族人的家是山上！」

「哥！你幹嘛每次講話都這麼討厭，什麼你爸我爸的，一定要分得這麼清楚嗎？每次都一臉要和人家吵架的樣子！」

溫室裡沉默了好幾秒，我聽見了信雄急促的呼吸聲。很早以前就聽過信雄說起他繼父的事。似乎只要提到他繼父的事，他就會不由自主地一連串咒罵。只是在我看起來，信雄這妹妹還是很討喜的，很難想像他繼父如他所說，是個卑劣的漢人。

據信雄說，當初他和母親住在山下的這間屋子裡，都還以為這裡只是一個暫時的據點，永遠不可能取代山上的那個家！沒想到東叔一來，就說山上那裡誰都不知道會不會又再發生山崩。他母親於是被說服了。從此就留在山下，暫時的據點就變成永久的家。

我知道信雄心裡一直認為，不管在城裡工作多久，自己身上流的血，終究是要帶著他回到山上去的。我從大學認識他時，他就一直嚷著一定會存夠錢，帶著他母親回到真正的家。沒想到這山地與平地之間，竟然彼此來回拉扯了十年。一直到信雄的母親死去。這場戰爭看來是他繼父贏了。

「我幫你們兩個大男人推行李啦！」家琪一把將我們行李搶過，快步地從我們面前靈巧地鑽出溫室。將要踏出溫室前，我又回頭多看了一眼。裡頭的花草，從家琪口中那座山的某一部分移植過來，在這裡繁衍、生長、凋零。

出了溫室，路燈一盞又一盞地亮了起來。外頭的天色黑得更快了。我和信雄在大學時是歷史系的同學。我讀過信雄他們族裡那一場災難所有官方和網路的文獻。我曾經想問問他這個倖存者的第一手口述記錄。不過信雄從來沒有直接提起那一晚的事，而我也不敢追問。

災難發生後，這裡就被設定為某種重建的示範區塊。街道比以前更加筆直，奶黃色的壁磚、純白的窗台、方正如帽的屋簷，家家戶戶門前都有一塊像歐美影

集裡的大草皮。就連信箱，也都那麼像是某個外國庭院移植過來。

山下這裡幾乎也沒什麼光害，反到顯得入夜後的寧靜。晚上起了一點薄霧，家琪和信雄開始走得很快，我刻意放慢腳步，想要旁觀這裡的人定居下來的變化。

「ㄟ，你們別發呆了，趕快進來囉！哥，我和你說我們把媽的房間重新隔間了，一半給你，剩下一半再打通你原本的房間，當做我們的花器儲藏室哦！」

「花器儲藏室？」我腦海裡又浮現信雄家後頭那間溫室，所有和祭典有關的草木，都被保留了一個副本，那裡就像……他們族裡的諾亞方舟。」

「對呀！我帶你去看。」

家琪把儲藏室的門打開，空氣裡迎面而來是一股被悶了許久的泥土味，夾雜一股難聞的肥料臭味。

「這裡有一半是我以前的房間？」我聽信雄的語氣，就好像無法從眼前堆疊整齊的花盆、營養土、花架，對照出原本自己房間的格局。

「對呀！怎麼？你完全認不出來了嗎？」

信雄不想再繼續說下去了，家琪也默默地走出房外。

我站在他們身後，陣陣襲來厚重的氣味，讓我還在驚氣。我腦袋有些昏沉，但我知道我正在目擊一個家庭的位移、記憶覆蓋與重構。

「ㄟ！你睡下鋪，我睡上面！」信雄把行李靠牆堆好，上鋪的雜物都清空，拿出衣櫃裡新的床單，重新包裹。他到外頭的流理台，沾溼了兩條抹布遞給我。

「對不起哦！我原本以為我的房間還像以前那樣，你也看到了，現在這個樣子的大小，連練個傳球都沒辦法了！」

「我還好啦！我本來就是走到哪裡睡到哪裡的人！」我一邊說話，一邊拿起抹布開始擦拭，意外地發現信雄的「新」房間，比想像中還要乾淨。

「我小時候的房間更大，可惜不能招待你去。」我看著信雄母親 1/2 大的房間，突然間不敢直視了。總覺得他或許會在母親 1/2 大的房間裡憶起一些傷心事。

「哥，你們兩個人要不要一起出來看一下我們怎麼練啊！」家琪敲了敲窗戶，我起身，把窗戶推開，她探頭進來，身上的衣服已經換了一件連身裙。

「什麼怎麼練啊！」

「你過來就是了！不要問這麼多嘛！而且，說實在的，你一定比我還熟的！」家琪一臉神秘秘賣關子的樣子。

我跟著他們兄妹，一路走到大馬路上，霧愈來愈重了。筆直的馬路上，幾乎沒有車。

走了十多分鐘，我們終於抵達了廣場，在廣場正中央的護欄內，升起一團篝火。看起來當初在重建時，早就有計劃把這裡當成未來夜祭的場地。

廣場的正中央有一個磚、木混合搭建的ㄍㄎㄎ。屋子裡有一根直達屋頂的大

竹，大竹旁的小竹，已經插上了香燭。《𠵼 𠵼》的樑上左右分別豎立了兩隻巨大的鳥，鳥身遠看是用竹模糊上的，鳥的口中啣著稻草。

去除所有人造光線，廣場的篝火熊熊地燃著，照著鳥嘴和爪子明暗對比特別強烈。我感到心裡一股油然而生的敬畏。

「信雄！！好久不見了！」東叔張開手迎面環抱著信雄的肩頭，信雄也不閃。我站在一旁，望著那一隻有力的大手正拍著信雄的背。

「東叔！好久不見！」信雄在東叔的環抱中仰著頭，聲音壓迫地在東叔的頸項間吐出。

「我聽家琪說了！我替你和你的朋友留了位。你們都在家琪的左右兩邊，我們才剛練。如果我示範錯了，信雄，你就不要客氣哦！」

「好！大家，我們開始了哦！」東叔聲音很宏亮，就好像可以貫穿所有人造物。

家琪主動牽起我的手時，我心頭一凜，感覺手心那端傳來的稚嫩卻強而有力的觸感。不知道信雄牽起那同母異父的手，是否也讓他想起其他事？

「這段，先唱！唱的時候要往左踢，雙手扯緊。好！繞圈子……。」

這叫牽曲，是信雄他們族裡夜祭時最重要的橋段。練這歌時，還要同步練舞。所有人圍成一個圈，按照一男一女的排列方式。唱出來的聲音必須和肢體動作一致。練牽曲的人，不只要練自己的聲音和身體而已。還要練到自己和左右兩邊的人，節奏都要很一致。不然，整個夜祭隊形就會大亂。

我在團練的圈子裡，隨著大家唱起祭歌。但祭歌的用字，我幾乎都不懂。我是個外人，他們字音裡頭表意的成份，對我而言，只是饒舌的發音障礙。我還記得當初是信雄邀我參加他們族裡的夜祭。他不提，我還不知道我所認知的「拜拜」，也有舉行在晚上的。

「Aviki 叫檳榔，高粱是 taraw，Kogitanta Agisen 是向神座……。」家琪在我身邊小聲的解釋給我聽。她比我和信雄矮了快要半個身體，我們兩個人牽著她跳祭舞時，我猜那景象一定很滑稽。

「注意！隊形有點亂了！」東叔在前方用銳利的眼神盯著我們這裡。家琪不敢再繼續向我解釋他們的傳統。

「停！停！停！」我們環繞沒多久，信雄自己就叫停練舞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

「這個和我記得不一樣！東叔，你是不是教錯了？」信雄說這話時，我覺得到樑上的那兩頭巨鳥，正居高臨下注視著信雄。信雄這麼說，在部落裡是在挑戰長老的權威。

「不會吧！這個小地方，我們過去幾年都是這樣子唱呀！」東叔的聲音很宏亮，那股氣勢壓得全場沉默了好幾秒。旋轉的舞圈停了下來，所有人牽的手都不由自主地放開。我側視著信雄，他的眼神穿透熊熊的篝火，直視著東叔的面容。廣場上二十多個男男女女，包括家琪，都用灼熱的目光等著信雄再接著說下去。

「阿旺姨！您覺得這裡是要唱 raos 還是 raur？」

「這個，我們這幾年和你老爸一起唱，都是唱 raos 啊！」

「我覺得哦！這裡唱 raur 比較好聽耶！」

「我感覺哦，就給每個人唱伊歡喜ㄟ音，嘛會使呀！」

原本圍著篝火唱歌的眾人，亂了隊形。七嘴八舌討論起來。一時之間，反倒壓過信雄繼續辯駁的聲音。

「好啦！！別吵！」東叔大聲吶喝「如果，我們每個人都唱自己的音，這樣子還算是恭敬嗎？」

「我現在問問，到底有沒有人還記得最早這歌的發音是怎麼唱的？」篝火在東叔面前燃燒的更旺了。信雄卻也堅持幼時唱祭歌的記憶！

「我這歌最早是從信雄的媽，也就是你們廷姨那裡學來，我是不會錯的！大家沒有意見吧！」

「那好！我們來投票表決，贊成繼續唱 raos 的舉手！」舉手的那一刻，信雄就默默地退出了廣場的那一群人。

「他們不是我的族！」信雄憤恨地對我說。

信雄拉著我一起回家的路上，東叔宏亮的聲音仍然回盪在我的耳畔。

「族裡的祭歌怎麼唱，可以用投票來決定？」

歌的原貌是怎麼樣，只要這個群體喪失了共同的記憶，又有誰可以指責誰竄改呢？我跟著信雄既失落又憤懣的背影，一路默然回到他的家。

信雄的母親自災後，遷居到平地改嫁了東叔。東叔雖然只是一個地方上的公務員，卻比信雄還積極參與他們族裡的事。

他向信雄的母親學了族語、學唱了祭歌，學會了他們的儀式、懂得他們的傳說。他比信雄還要像族裡的人。

信雄自大學時代，就是我要好的室友。他和我一樣長年在都市的生活，他正是他厭惡的漢化已深的人。他一年只有一兩天回到族裡。他常向我抱怨他的繼父如何虛偽，但他自己早就遺失了族裡的生活方式，又要如何對抗他聲稱被繼父竄改的記憶？我原本想要近距離客觀地觀察一場祭典，卻不斷目擊了他們漢化的拉扯。

夜祭規定要在農曆九月十五日當天晚上舉行。東叔早就聯絡好村裡可以上山的車子，預計前一天下午可以抵達集合地。家琪和我被安排在東叔的小貨卡裡。信雄說他一個人要騎他的檔車上山。

臨行前，東叔問信雄還知道祭場的確切地點嗎？我在一旁強烈感受到，那一句話就像對信雄的挑戰。

信雄自第一次團練後，就打定主意要唱他記憶裡的祭歌，而且要求我也要一起當眾唱不一樣的調，給東叔出糗。

出發的那一刻，信雄一馬當先，竄入蜿蜒的山路裡，一下子就看不到蹤影。剩下的車隊以東叔的貨卡為首，緩緩地往山裡進發。

自從發生山崩意外後，信雄的族人分成幾個地方重建。但無論重建點有多遙

遠，每年到了夜祭的前一天，所有倖存者和他們的族裔總要抵達最接近原址的祭場。

數十台車輛，在氤氳霧氣的山道裡形成一條綿延不絕的車隊。我坐在靠車門的位置，看著車子不斷地穿過高低起伏的髮夾彎。自窗戶往外望，一整片草木不生黃澄澄的岩壁，那裡就是信雄童年的家啊。

自從山崩後，已經沒有路可以抵達那個家了。信雄族裡許多長老和他的父親、還有兩個妹妹，都埋進土石底下，再也沒多少人記得入山的路。山崩改寫了他們族裡所有路的記憶。

「起大霧了！所有人要開霧燈哦！大家小心」東叔拿起對講機，通知後面的車隊。

「爸，你說今年祭典會不會下雨？」

「哥在霧裡面騎車，應該不會有事吧？」我啃起隨身攜帶的巧克力，靜默地聽著家琪他們父女倆的日常對話。

「誰知道呢？」

「希望不要！我希望我做的花環，每個人都能戴上。說不定以後山上的大人，也可以來平地辦祭典。」

我望了家琪一眼，突然覺得她是認真在思考，這個族的傳統要怎麼走下去的。

沒過多久，東叔的貨卡，就平安抵達祭場附近的村落。那裡也是最近原址的重建村落。所有人在附近紮營卸貨後，東叔就和幾個村的負責人討論準備的工作。

但今年有些不同，因為颱風的關係，原本還可以砍向竹的山域，道路坍方，到現在都還沒有修好。所以，只能到山的更裡頭找尋向竹。

族裡的幾個長老，都覺得那段山域，太過險峻，路只能夠容納兩個人並肩行走的寬度，車子幾乎沒辦法抵達。為了安全起見，大家最後決議要用人力徒步搬運。

「信雄，你要來嗎？」東叔挑選人手的時候，眼光炯炯地凝視著他。

「我會去的！」信雄直視著東叔，也拉著我，要我也一起去。我猜，他是想要我見證他在這場父子挑戰裡，不曾逃避。

「那好！凌晨一點，在村門口集合。」東叔拍拍他的肩膀，露出得意的眼神。

根據信雄族裡的規定，夜祭要在當天清晨，上山親手砍下尾端向東邊的長竹。豎起來後，還要誠心邀請太祖下凡，曾經分散各地的族人，也不能有任何延誤，都要準時回家。

向竹生長的山域和祭典的關係，是緊密扣在一起的。信雄一路上對我說，這座山林的每一塊土地，都有向的力量。向不僅藉由土地繁衍出很多生命，他們的狩獵、他們的工藝，都是從土地，從向的力量而來的。不是憑空出現的。

凌晨一點，信雄和族裡的志願者，隨著東叔入山。據他們估計，要走五公里的山路，才有辦法到達。秋季的山林，夜晚的風特別地刺骨。信雄穿著長袖發熱

衣和薄夾克，拿了手電筒、飲水和簡單的柴刀。

我望向東叔身上的裝備，沒有多餘的臃腫，竟然也和信雄一樣。他們父子，讓我油然產生一種幻覺，就像遠古神話裡頭的出獵。

我們依照長老的指示，先上到稜線，再從那裡切入舊線道，徒步將近十分鐘到達一片竹林。只是這片竹林因為土石沖刷，大半都塌陷在邊坡上。

這個時候，天色微亮，出發後已經超過兩個多小時，我說我想在後頭稍坐一下，平息身體過度缺氧的症狀。信雄笑了一下不勉強我，他要我睜大眼睛，看清楚他們父子在體力上的較勁。

東叔和幾個人商量後，決定用繩索，一個綁一個，一個拉一個，垂降到邊坡，砍下最粗壯的向竹。我遠遠望去，最危險的工作就是垂降到邊坡下緣，打頭陣的那個人。

不過他們並沒有推辭太久，因為東叔自告奮勇自己要當第一人。只是他指定信雄在他身後，拉著他的救命繩索。

東叔身體幾乎 180 度打橫，雙腳抵著崖壁，雙手完全沒有攀住任何保命的岩塊。他只專心反覆地從竹子的根部砍去。信雄雙腳一前一後，蹲低身子，用腳後根抵住邊坡，從東叔的背後牢牢地握住他的救命繩索。

做為一個旁觀者，這是我第一次感覺信雄將東叔的生命安危，和自己牢牢地牽繫在一起。

東叔砍竹子的手勁很大，每次出刀的剎那，他的身體晃動得也很厲害，牽繫彼此的繩索更是強烈地晃動。我感覺得到，信雄必須用自己的身體穩住從東叔傳來的那股力道。並且要在近距離不斷直視著東叔的背，隨時平衡自己的姿勢。

如果，他讓東叔因此墜落，那也意謂他在這場爭鬥上，是徹底地輸了。這場爭鬥的勝利，必須以成功保全兩人的生命，以及砍下向竹為條件。

當所有人奮力地把向竹立起來的那一刻，圍聚在公廨前的人，都報以熱烈的掌聲。夜祭的精神象徵，向竹，終於被保全了。

負責搬運的大夥，都鬆了一口氣。把向竹帶回祭場，就好像所有人進行一次艱難的文化傳承。

我和他們來回徒步走了將近十公里的山路，沿途輪流換班保護向竹不受任何一毫的損傷，終於準時地把向竹帶回了祭場。他們忠誠地完成了祭典古老的要求。

「傷口還好嗎？」我望著家琪。族裡的一位婦人，剛才正仔細替東叔包紮。

「看起來已經止血了，不過可能還是要縫起來比較好吧！」信雄也過來慰問東叔「傷口有點寬，動作太大還是會滲血。」

「等祭典結束後，明天再下山找醫生好了。」

「爸！等一下，你就不要參加牽祭了。你知道嗎？你剛才手一動，傷口又破裂了。」

為了砍下向竹，東叔幾乎是奮不顧身地猛力揮刀，最後快砍下整株向竹的時

候，落了空，砍傷了自己另一隻手的手肘。我還在想，幾個小時前吵得像仇人的父子，怎麼一下子在這事面前，又可以同心協力？

這一天下午三點半，首先舉行的是部落祭祀；四點半左右進行各村落的團體表演；五點半宴席開張，按照事前的約定，村裡頭每戶各出一道菜。原本還以為大家會吃不飽的，沒想到大家一有這樣的想法，宴席幾乎成了豐盛的美食饗宴，整個紅色長桌上擺盤目不暇給。

太陽下山後，按照古禮，信雄他們族人準備 mai、麻糬、雞酒、檳榔、香菸、豬肉到公廨裡獻祭。

六點多的時候，我原本想利用空檔問信雄，看還要不要故意和東叔唱反調？不過信雄一忙，我也沒來得及問他。

這時意外的一個小插曲是，有一個婦人站在公廨裡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從一些像是祭拜的小動作開始，然後突然發了瘋，手腳的揮舞也越來越大。我不明究裡，家琪主動靠過來說是太祖附靈在她的身上。

我拿起手機想要拍攝這一幕，家琪拉拉我的衣角，又比了一個噓的手勢。我放下手機，看著眼前這個手腳揮舞的婦人，聽著她唱歌。雖然不懂，但那曲子彷彿有一種力量，讓我們心底的東西都被揚了起來。

七點正式開始牽戲，這一次公廨前的篝火，燃燒的更旺，秋夜雖然透涼，卻有一股無形的暖意在祭場裡發散。東叔忍著手肘的傷，最終還是決定上場，由他繼續領唱古老的祭歌。事先排好要上場的男女們都換上傳統的衣飾，圍繞著公廨踏著舞步。我和信雄都在這個舞圈裡，我們卻又不由自主地跟著舞圈旋轉。

奇妙的是，剛開始唱祭歌的時候，我還可以感覺得到周遭的人仍然有著各自的情緒，有著不同的肢體動作。一旦所有人用手牽成的舞圈開始轉動，自己的身體好像不再受自己控制。

唱了十多分鐘，稀疏的星光在夜空鋪散了開來，霎時一張深邃又可以辨識的黑網籠罩在祭場上空。我突然領悟到，或許向的力量是真實存在。它在我們牽手、擺手、聲音、舞步間，透過我們彼此的身體，召喚心裡最深的連結。

唱到快要收尾的時候，我才猛然想起和信雄約定好，要在幾個特定的發音上故意大聲地和領唱的東叔唱反調。誰知道我唱著唱著，竟然唱過了頭，忘記和信雄的約定。

我的視線越過家琪，偷偷窺視著信雄，他好像沒有任何察覺似的，依然張嘴沉醉在祭歌裡。我開始可以明白，為什麼信雄堅持要回到原本山林裡的祖地。因為，好像只有在這裡，所有紛擾才可以在夜祭裡放下。

這時，我想起了剛才在公廨裡，東叔對我說的「虔誠的人，在太祖的靈裡，可以看見死去的人的記憶。」我相信這話不虛。只要唱起祭歌，就知道家人依舊在他們的身邊。只是，我不知道信雄此刻是不是也看見了她母親的記憶？是否能夠從那記憶裡，選擇和東叔和解？

牽戲結束後，整個廣場時不時充滿著笑聲，整片山林裡的祖地，信雄的族人一群又一群的談笑，每個人好像輪廓裡都散發著柔和的光。我想唱祭歌真的是最好的集體療鬱了。

那時，家琪、信雄、東叔和我端著盤子，選了一塊草地坐下來吃東西。大夥還是關心東叔的傷勢。我問東叔傷口還會痛嗎？東叔卻故作高深地說「會痛，但也會慢慢地好起來。」

我因此望著他手肘上，層層疊疊的白色紗布，好像有那麼一塊淡淡的紅色印記，似乎，早已乾掉許久。